

明文在

一
函
十
冊
函

明文在卷五十九目錄

記

葉治中厯官記

西門記

海上平寇記

宋濂

宗臣

王慎中

明文在卷五十九

常熟薛熙纂
漢陽羅世珍訂

記

葉治中厯官記

宋濂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爲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厯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爲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自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常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爲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咸通史

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閒集藏於家侯之父也以侯
貴常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
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疑疑異凡子天厯元年始踰弱齡
卽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
所懾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
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
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爲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
侯爲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
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卽署尹事歙不建錄事司
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恆持縣官短長頤指而氣使之卽
不從其禍立至侯不爲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
洪氏冢巡邏吏往檢柩旁得染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
卽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眞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
訴冤也復嗾盜入之侯匿來他所僞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

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爲誰盜對曰
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
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
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盜以侯
爲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黠民攬其出內之
柄高其估以爲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
相準一年黠民遽賕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爲
辭侯恐或傳爲例剝民必甚亟言於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歛
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於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受又
重賦於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糧不足以給兵
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於軍夏
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爲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
汀侯贊其行綏來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
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

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之政不足以
化民下車之初卽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爲六經講師增
田三十畝有奇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
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
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僞印耶吏色動
侯卽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僞者非止爾爾能引一人以自贖則
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輾轉而
獲一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
悉遣之惟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
狹口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
曰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供解牛
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卽
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於腰侯取視大鐵鍼一皂角
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

淬鉞鉞牛牛輒懸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
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壓剽鹵特甚民
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溪滸具牛酒勞
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卽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挺循岸立以數計者
干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俟舟至輒上之侯親率弓
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囊
橐於家互蠱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爲
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卽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
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
使者余公闕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
命侯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繇
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爲差事成移婺
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吏書來撓政者侯挂之屋
壁不啟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葬親者涉五十餘年弗

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俟侯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
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恆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
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輒相與咨嗟隕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
侯庭雁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者皆太
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絕
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有警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總其
役憲府輒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階
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辨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
饒辟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
州州民素熟侯詣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於
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葺而弗亟圖遂規運而
一新之絲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歲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澀不行侯
權令富民賣米以收之復煮淖糜以飼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
監分所活者甚眾其所收楮幣侯爲言於右丞赫赫公作茶課輸

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辨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嘯眾倡亂
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
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
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
數蒼頭徑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巖穴歸依侯以居
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君給爾大
兵旦夕且至善爲爾計莫若劫使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爲變
項生留之頗聞其事急促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
歸我若去其如彼何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
屠戮無噍類我縱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
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槩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欲
何爲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
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卽行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
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饗餼甚盛

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禍福逆順鑿不少厭羣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椎牛豕燕侯送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我平此寇也侯旣歸寤寐亦不忘去時麗水之礮硿青田之蘆茨皆大盜所巢有眾號數萬侯謂不翦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湓統兵討礮硿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寇十餘人眾欲進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齎粉耶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遯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蘆茨蘆茨旣平寇所俘傍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

八年中書仍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校羣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百餘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衡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奧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眾尙餘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跳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僞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於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

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權筦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尙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予雖不敏頗以文字爲職業不敢噤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旣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鐃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

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辦此矣卽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吾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裊裊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卽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閫城則屋蓋其城故淤沙不屋則雨浸善壤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

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鑿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卧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旣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尙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艖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艖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艖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沈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裨芾之間言
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慤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
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
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
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鷺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
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
檄君捕之君構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
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
勦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
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資於海者也
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
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旐之色
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

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醢酒成池饗其口腹之所取欲
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鬪以爲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沓而欲奮
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
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
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
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
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
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
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
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
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
玄鐘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
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明文在卷五十九

明文在卷六十目錄

記

宋九賢遺像記

蘭亭觴詠圖記

江山秋霽圖記

新都八陣圖記

柳氏譜系圖記

李龍眠畫羅漢記

宋濂

宋濂

岳正

楊慎

方孝孺

黃淳耀